

基于景观基因信息链的传统聚落旅游体验开发模式

——以婺源“篁岭”古村为例

王强¹，张育芬¹，龙肖毅²，曹帅强³¹

(1.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湛江 524088; 2. 大理大学政法与经管学院, 云南大理 671003;

3. 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以中国知名乡村旅游地婺源的传统聚落“篁岭”为研究个案, 采用文化地理学中景观基因信息链的理论视角, 通过对篁岭传统聚落地域文化景观基因的发掘, 析出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篁岭古村地域文化信息, 同时结合旅游体验的塑造理念, 提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概念和内涵, 深度构建了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元-信息点-信息廊道”(核一点一轴)联动一体的旅游体验开发模式。尝试为婺源篁岭、徽州乃至全国传统聚落旅游开发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永续传承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景观基因; 旅游体验; 传统聚落; 婺源“篁岭”

中图分类号: F5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558 (2019) 03-0071-10

传统聚落是指在地球表面上保持着传统风貌的古村、古镇、古城、少数民族村寨等聚落形态^[1],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资源之一, 有着独特的旅游开发价值。随着我国众多传统聚落旅游的开发与发展, 为了迎合一段时期内旅游者低层次、非理性的旅游需求, 传统文化在不断流失, 传统聚落的核心价值受到毁灭性的损害。为此, 新时期下探索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加强传统聚落保护性旅游体验开发研究, 对于传承和永续我国传统村落核心价值, 构建我国新型小城镇旅游模式、旅游精准扶贫以及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对传统聚落的旅游开发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集中于“现象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研究领域, 主要从体验经济^[2-6]、利益主体^[7-11]、旅游地资源^[12-13]、保护性利用^[14-16]等角度进行传统聚落旅游开发模式问题的发掘研究。然而, 少见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景观基因研究理念和视角出发, 对传统聚落旅游体验模式展开相关研究, 使得现今独具内涵特色、个性鲜明、文化本真的传统聚落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地域特色以及核心价值, 陷入“脱域”的虚化时空困境。鉴于此, 本文以婺源传统聚落“篁岭”为研究对象, 结合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及其研究视角, 深入构建婺源“篁岭”传统聚落旅游体验

¹收稿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5BGL124)

作者简介: 王强 (1992-), 男, 江西婺源人, 硕士, 助教, 广东海洋大学,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生态旅游; 张育芬 (1989-), 女, 江西婺源人, 硕士, 助教, 广东海洋大学, 研究方向为旅游产业经济; 龙肖毅 (1969-), 女, 云南昭通人, 硕士, 教授, 主要从事民居客栈与乡村旅游研究。

开发模式，扩展了景观基因理念在旅游开发中的运用深度，为体验经济时代下的旅游体验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对婺源、徽州乃至全国传统古村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乡村旅游地转型升级以及美丽乡村的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一、研究区及研究理论

（一）研究区概况

篁岭古村，位于江西省婺源县江湾镇，石耳山脉环绕，属典型山居村落。该传统聚落建于明朝中期，距今约 500 年，属于曹氏宗族聚落，总面积大约为 5 平方公里，围绕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篁岭古村总共约有 186 户人家，600 多人口。村中徽派古建筑形态多样，以“晒秋”民俗景观闻名遐迩，2014 年篁岭古村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同年“篁岭晒秋”景观符号入选最美中国符号，成为世界级古村样板。

（二）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

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又称为“景观记忆链理论”，由国内著名文化地理学者刘沛林在《“景观信息链”理论及其在文化旅游地规划中的运用》一文中所提出，是文化地理学中发掘地域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地域历史文化记忆的一种有效技术与方法。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的核心理念为“三要素论”：景观基因信息元(Elementsof Landscape Information)，景观基因信息点(Places of Landscape Information)，景观基因信息廊道(Corridor ofLandscape Information)^[17]。景观基因信息元指的是构成地域历史文化景观的最核心因子，具有潜在深层性的特征，景观基因信息点是景观信息元在历史文化地域所物化的具象载体。景观基因信息廊道是由历史文化地域景观信息元、景观信息点等通过链条式组合所形成，因此该理论被称为“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17]。

二、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框架

（一）旅游体验开发框架的“一概念”

景观基因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具世代传承并独具本质的文化因子^[17]。它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它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18]。识别方法主要有元素提取法（如对饮食习俗的菜肴、小吃等内容的构成进行元素剖析）、感知提取法（如对山歌、方言等流传较广泛、公众了解程度较高的文化因子的感知剖析）、图案提取法（如对民间信仰中的自然、神灵崇拜的图腾进行图案剖析）、结构提取法（如对聚落形态、民居建筑形态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结构等方面进行多维结构剖析）等^[19]。

所谓的旅游体验是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获得的旅游需要的满足程度，这种满足程度是旅游者动机和行为与旅游地所呈现的景观、产品以及旅游设施与服务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20]。而检验旅游体验过程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真实性^[21]，越来越多的传统聚落在旅游资本浪潮的冲击下原真文化逐步失守，使得传统聚落旅游化过程中陷入一种“脱域”的虚化时空现象。为了重构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聚落核心价值，重筑传统聚落文化共同体，本文提出了基于景观基因的传统聚落旅游体验开发的概念。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主要是指从景观基因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传统聚落文化景观特征的深度发掘，析出独具代表性、标志性以及本真性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信息，遵从旅游体验真实性原则，塑造传统聚落地方感强烈、文化气息浓厚、本质特色彰显的高质量游客体验景观，最终构建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模式，即景观基因的传统聚落旅游体验开发概念。

（二）旅游体验开发框架的“三特征”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内涵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1）场所精神的文化性。以往传统聚落旅游开发主要侧重于从旅游者本体的视角来构建符合旅游者需求特征的开发模式，而景观基因角度的旅游体验开发则是更侧重于旅游地客体的视角来构建适度符合旅游者需求，存续旅游地文化空间的开发模式，该种模式“从内到外，由表及里”都贯穿着地方感强烈的历史文化气息；（2）舞台空间的本真性。文化地理学中的景观基因技术和理念立足于发掘世代传承、标示地域特征的文化要素，它的使命赋予了体验舞台空间的本真性。（3）永续发展的人本性。传统聚落在大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文化在游客凝视和开发商凝视之下逐渐丢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实际上游客旅游过程中内心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享受，一种真实性的体验，通过形成的难忘深刻的经历，获得心理的幸福感。而通过将景观基因的理念融入到旅游体验开发中，发掘出传统聚落最为核心的地方性价值文化，恰好能够使得旅游体验的开发无形中遵从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到作为社会人的精神发展问题，有利于传统聚落优秀文化的永续传承与发展。

（三）旅游体验开发框架的“三层次”

Pine II 和 Gilmore 在《体验经济》著作中指出，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商品（产品）为道具，用以激活消费者内在心理空间的积极主动性，引起胸膛间的热烈反响，创造出让消费者难以忘怀的活动的经历，是一种创造难忘经历的活动^[22]。旅游体验的硬核是旅游世界，当旅游者经过精心准备而最终离开常住地开始旅游时，其实便开始了一段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通过不断与外界发生各种联系。从而不断从外界获得各种知识，并因获得愉悦而满足其旅游需要，旅游需要的满足程度构成了衡量旅游体验满意度的重要标准^[20]。然而传统聚落旅游者体验的满足程度具有阶段性，随着旅游者知识水平、个人阅历、外在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影响旅游者满足程度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而拥有特色的、本真的，难忘的传统聚落旅游经历，不管内在和外在环境如何变化，仍然是旅游者内心所追求的体验目标。因此，为了打造传统聚落地方感强烈、文化气息浓厚、独具本质特色的游客体验效果，采用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中“三要素”（景观信息元-景观信息点-景观信息廊道）理论视角^[23]，借鉴学者 Pine II 和 Gilmore^[20]提出的体验主题化、以正面线索强化主题印象等旅游体验塑造理念，可以构建“体验信息元—体验信息点—体验信息廊道”的三层次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核心）—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联动一体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三层次”开发框架（如图 1）。其中，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核心）指的是那些能够满足游客深层次体验需求，经世代传承且独具本质地域特色的文化因子的集合。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指的是那些以景观基因的发掘理念和技术而提取的标识地域特征的历史文化信息的集合。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指的是通过将各种能够标识地域特征的景观基因信息点经过符合游客体验原则和特征的有序规律性串联，所形成的能够给游客带来难忘、深刻体验的游线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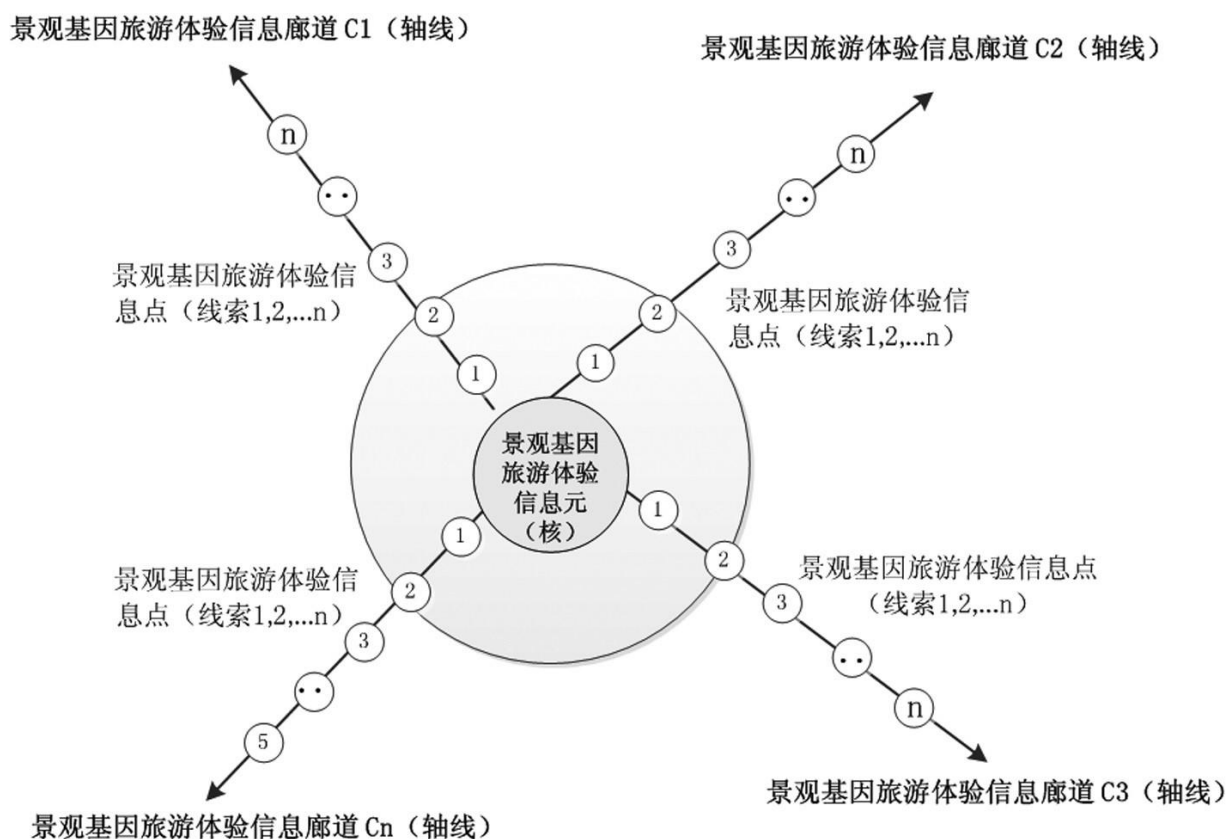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的“三层次”开发框架

三、“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过程及结果

景观基因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识别传统聚落的文化特征，了解聚落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23]。“篁岭”古村景观基因存在符合其自身特点和要求的识别流程和方法，可以建立“特征要素—识别指标—识别载体—识别结果”的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流程及指标体系（如表1）。通过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发掘理念，主要利用景观基因提取方法中的元素提取法^[23]，对婺源“篁岭”传统聚落的历史过程特征、环境特征、建筑特征、宗族特征、民俗特征以及信仰特征进行了深度挖掘，整体上识别了“篁岭”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要素及其特征。识别结果表明：篁岭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主要包涵聚落起源文化、生态伦理文化、风水文化、徽派文化、农耕民俗文化和宗族文化。

表1 “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及结果

特征要素	识别指标	识别载体	识别结果
	背景起源	清代父子宰相曹文埴、曹振鏞的故里	
历史过程特征	村名由来	“篁”指的是修长的竹子，修篁遍岭，才有了“篁岭”之名	聚落起源文化
	形成时间	约 500 年以前	

	历史事件	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鏞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掌朝三月，所谓“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	
	地理位置	山居村落：位于婺源县主峰海拔 1260 米的石耳山中，归江湾镇管辖	
		民居围绕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U 型聚落布局形态；溪流架桥	
环境特征	布局形态	“关锁”作用；亭阁、牌坊、水碓以镇物；培植水口林藉以“藏风聚气”，寄托着群落、宗族美好的希望；“地在下，屋在上”	风水文化、 生态伦理文化
	选址特征	地质灾害点；“地无三尺平”；梯田围绕	
	地势地貌	枕山临水，背靠石耳山；地处中低山地貌区；坡地为主，可建设用地少；栗木坑河和晓容坑河环绕村落	
建筑特征	民居建筑	客馆雕扇门面，徽式宅院平面方整，前院为礼仪小院，中院为生活小院，后院则是杂务小院；以传统戏文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木雕和砖雕，砖雕“文化门”，墙体月眉形窗罩配搭顶部八字形窗，门罩飞檐戗角、檐线梁驮、瓦当勾连，墙顶“马头墙”；徽式绣楼、美人靠象征家族身份；采光天井，天井四水归明堂	徽派文化、 风水文化
	公共性主体建筑	众屋三进三层结构，三间四柱五楼的牌楼门，仪门上是卷棚，为族群开会议事之用；徽州路亭“夏耘亭”，跨路而建，外立面敞空，供人休息、饮水、避雨、烘烤食物之用；徽州景观亭“秋实亭”，供游人尽览美景、骋目抒怀和休息；入村门头“冬蕴坊”，四柱冲天的徽州牌坊，取冬藏意，冬季节点标志；“八”字扇形五显庙，供奉五显神；祠堂纵向三进院落，“对祠堂”布局（树和堂面积 150 平方米，为临川知县曹鸣远居所，五桂堂 200 平方米，明代商人曹永护居所，祖上善行，生五子；培德堂占地面积 140 平方米，进士曹鸣远的族兄居所）；天街横贯南北，三桥六井塘九巷道；竹山书院占地面积 200 平方米，大门为徽州五凤楼格调，分前后堂，后堂分两层，有教学区、读书处、藏书楼和教师住的边厢	
宗族特征	姓氏属性	曹姓世家；属于山东“上蔡世祖”；由山东迁往歙县，再由篁墩迁婺源汪口河东迁至大黉源后至篁岭，至今已到四十四世祖（计 26 代）	宗族文化
	堂号堂联	培德堂；树和堂；五桂堂；慎德堂	

宗族观念制度	篁岭宗祠，规训、祭祀、示禁、谱牒，承载着宗族制度、宗法戒律的制定，管理和执行功能；徽州祠堂，中轴对称式布局，外观高耸封闭，体现宗族权势；五凤楼代表宗族人才辈出，以此鞭策世人；在外为官，回归故里，修建“官厅”，有积蓄便携资奉亲归里；“冬蕴坊”牌坊“圣旨”二字，彰显曹氏旺族在朝为官；水磨青砖雕刻有渔樵耕读、琴棋书画、喜上眉梢、望子成龙、兄弟登科、孟母教子；“杀猪封山”、“生子植树”	
	宗族祭祀	宗祠，作为徽建乡民礼仪、祭祀、休闲娱乐公共活动场所；曹氏宗祠内还保留“上蔡世家”的牌匾
民俗特征	生产生活	农业经济；“六井塘”（两口塘四口井：五色鱼塘、方塘、廉井、尚源井、忠延井、霞披井）；篁岭“晒秋”，春晒茶叶蕨菜，夏晒茄子豆角，秋晒稻谷辣椒
	岁时节令	大年初一“吃年头”，兴舞狮；初五“十生会”；初六祭祖；十三驮灯；清明第二天“吃同年”；打麻糍、杀年猪
	饮食习俗	八大碗；山茶油、皇菊、朝天椒
	文化教育	承担教育功能的乡村学校—竹山书院；“方婆遗风”
	游艺习俗	舞龙灯（马灯、塔灯、关帝灯、铜锤灯、屏灯、桂花灯、鲤鱼灯、莲灯、瓜灯和凉伞灯）；踩高跷；抬阁；“唱徽”
信仰特征	自然崇拜	“杀猪封山”、“生子植树”；石雕游龙飞凤构成福字，代表福临门，大福大贵之意
	鬼神崇拜	五显庙供奉“五路财神”；“舞矛回”
	巫傩巫术	傩舞

资料来源：笔者经篁岭景区官网资料整理分析而得。

四、“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模式

根据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框架的“三层次”理念以及“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可以构建以生态伦理文化、风水文化、徽派文化、农耕民俗文化和宗族文化等为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核心），五凤楼宗祠、五显庙、晒秋、秋实亭、徽式宅院、舞龙灯等为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自然教育体验廊道—风水文化体验廊道—徽派文化体验廊道—农耕民俗文化体验廊道—宗族文化体验廊道等为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核-点-轴”联动一体的“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理念模式（如图 2 所示）。

（一）生态伦理基因的自然教育体验廊道（轴）

依据“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内核）—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思路，可以确定生态文化作为生态伦理基因体验核，是对篁岭传统聚落人与自然关系特征的本质反映。

地无三尺平的篁岭村落，陡坡而建，万亩梯田簇拥，居民由于受极其恶劣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可用地极少，形成“住在山上，劳于山下”的生活状态，而且该古村落属于婺源典型的地质灾害分布点。然而，篁岭古村居民凭借自身朴素勤劳的品质，多年来已经积累沉淀了有关人地关系的经验和知识，学会了运用“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指导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之法。篁岭居民持有的人地相处的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已经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人居文化，是生态伦理在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一次客观实践。景区可以深度发掘该地世代传承而独具本质的生态伦理文化，将这种文化的表征载体（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遵从地域生态文化历史记忆的原则，打造成一条浓郁生态伦理文化气息的主题游览线路，形成独具篁岭地域本质特色的景观基因自然教育旅游体验信息廊道。例如：可以将地质灾害点遗址、山上山下劳作路线及故事、村落地形地貌等表征生态文化的体验点有规律地串成一条体验轴（梯田—村落—地质灾害遗址—农耕用具—山上山下劳作路线以及故事），游客通过身临其境感受篁岭聚落人与自然相处的生态文化，获得篁岭独特、本真、难忘的生态文化历史信息，从而“由外向内，从内到外”对旅游者的生态价值观念起到形塑作用，以游客获得自然教育体验的途径实现对篁岭地域性自然生态文化的永续传承。

（二）环境基因的风水文化体验廊道（轴）

依据“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内核）—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思路，可以确定风水文化作为环境基因体验核，是对篁岭自然环境特征的本质反映。

篁岭山居村落高低错落布局形态、建筑内部天井形状设置、水口园林表现形式等都是徽派古村风水文化理念的物化表达。篁岭的风水文化是一种重要的生态文化资源，篁岭景区可以很好地借助风水文化内涵丰富的本底优势，将篁岭风水文化表征载体（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遵从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则，打造成一条浓郁风水文化气息的主题游览线路，形成独具篁岭地域本质特色的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廊道。例如：可以将徽派建筑 U 型分布特征、内部天井设置、水口园林搭配、五显庙求福等风水文化体验点有规律地串成一条体验廊道（石耳山—栗木坑河和晓容坑河—秋实亭—红豆杉—步蟾桥—五显庙—天井），游客可以通过自助浏览器、二维码自助扫描、虚拟现实等智慧旅游的方式，按照该主题游线，实现对徽州风水文化的实时、实地、实况高质量的风水文化科普体验。

（三）建筑基因的徽派文化体验廊道（轴）

依据“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内核）—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思路，可以确定徽派文化作为建筑基因体验核，是对篁岭传统聚落建筑特征的本质反映。

徽派民居是篁岭古村落的灵魂，徽派建筑、马头墙、砖雕石雕木雕、祠堂、宅院、牌坊等都是篁岭徽派文化的形象物化表达。篁岭的徽派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篁岭景区可以很好地借助徽派文化内涵丰富、地域特色的本底优势，将篁岭徽派文化表征载体（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遵从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则，打造成一条浓郁徽派文化气息的主题游览线路，形成独具篁岭地域本质的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廊道。例如：可以将古戏台、晒秋农俗、徽州婚俗、饮食风俗、信仰习惯等农耕民俗文化体验点有规律地串成一条体验轴（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冬蕴坊—路亭“夏耘亭”—景观亭“秋实亭”—客馆—宅院—众屋—绣楼—封火墙—天井—木雕、砖雕、石雕—树和堂、五桂堂、培德堂、曹氏宗祠—竹山书院），让游客深度了解徽派文化的内涵特征，获取高质量的历史文化信息，产生别样的文化体验效果。

（四）民俗基因的农耕民俗文化体验廊道（轴）

依据“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内核）—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思路，可以确定农耕民俗文化作为民俗基因体验核，是对篁岭传统聚落地方风俗习惯特征的本质反映。

农耕与民俗文化是传统聚落从古至今世代传承而沉淀产生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传统聚落的人文环境状况。篁岭景区可以很好地借助农耕与民俗文化内涵丰富、历史久远的本底优势，将篁岭农耕与民俗文化表征载体（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遵从农耕文明、民俗文化记忆的原则，打造成一条浓郁农耕民俗文化气息的主题游览线路，形成独具篁岭地域本质的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廊道。例如：可以将徽派建筑、马头墙、祠堂、宅院、牌坊等徽派文化景观基因旅游体验点有规律地串成一条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六井塘”—古戏台—徽州婚俗—傩舞—祭“矛回神”—田园农耕—篁岭“晒秋”—“吃年头”—“十生会”—“祭祖”—打麻糍—杀年猪—山茶油—皇菊—朝天椒—竹山书院—“方婆遗风”—石雕福—植树旺丁），通过游客“观一场民俗表演”“当一回晒秋农人”“做一次徽州女婿”“辨一次农家作物”“感一回劳作之辛”“担一回农家柴火”等旅游体验活动，满足旅游者“乡愁”精神诉求的同时，活化了古村落农耕民俗文化空间，利于实现“篁岭”传统聚落民俗文化的永续传承和弘扬。

（五）祠堂宗族基因的宗族文化体验廊道（轴）

依据“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元（内核）—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线索）—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轴线）”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旅游体验开发框架思路，可以确定宗族文化作为宗族基因体验核，是对篁岭传统聚落宗族祠堂、宗族牌匾等物化形象的本质反映。

“篁岭”古村拥有浓郁“宗族文化”的曹氏宗祠，曹氏宗祠是曹氏祖先“考取功名，世代为官”的文化空间载体。篁岭的宗族文化是古村落发展旅游的一种重要人文资源，景区可以立足“篁岭”古村落的文脉，发掘明清历史时期篁岭祠堂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点），进而以“修旧如旧”的原则，恢复祠堂景观的历史文化记忆，传承代代遗传的宗族文化因子。深挖曹氏家族的“宗族文化”和世代为官的“政治文化”，并将旅游的功能和价值植入其中，开发成以“追忆古人贤风，修炼文化素养”为主题的青少年研学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篁岭地域本质的景观基因旅游体验轴线（即景观基因旅游体验信息廊道）。例如：可以将曹氏宗祠、迁徙文化、圣旨牌坊、五凤楼等体现宗族文化的景观基因旅游体验点有规律地串成一条体验廊道（曹姓世家—山东上蔡—歙县—篁岭迁徙之路—篁岭宗祠，规训、祭祀、示禁、谱牒—五凤楼—官厅—冬蕴坊—渔樵耕读、琴棋书画、喜上眉梢、望子成龙、兄弟登科、孟母教子雕刻—“杀猪封山”“生子植树”），以二维码扫描、历史情境再现、虚拟现实等旅游化途径感染每一位来到祠堂的青少年旅游者，无形中使其获得一种深度的文化移情教育体验，满足青少年研学旅游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当地文脉的传承和永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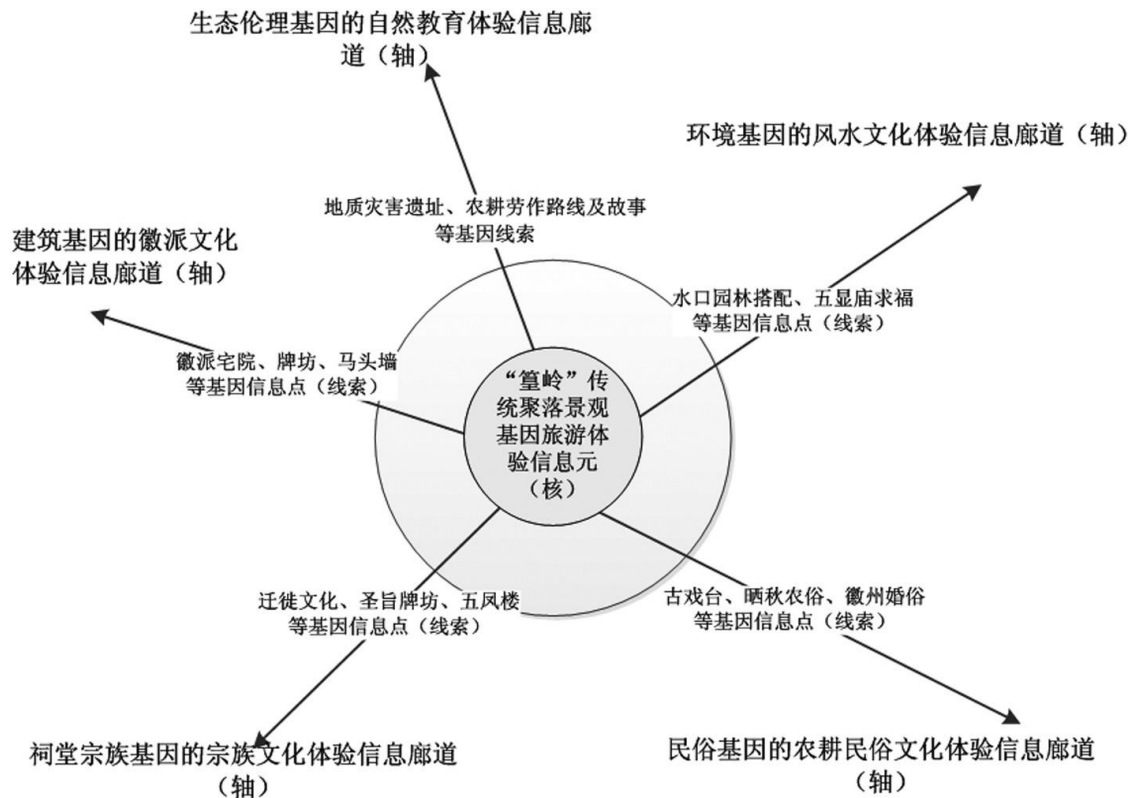


图2 “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核-点-轴”开发模式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文以婺源传统聚落“篁岭”古村为研究个案，根据景观基因的研究理念和视角，提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概念和内涵，并且深入构建了婺源“篁岭”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开发模式。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景观基因的理念和方法能够有效地发掘出“篁岭”传统聚落景观中优秀的文化基因。通过建立“特征要素—识别指标—识别载体—识别结果”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发掘流程及指标体系，利用景观基因元素提取方法，整体上识别了篁岭古村落的文化景观基因。（2）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具有舞台空间的本真性、场所精神的文化性、永续发展的人本性等3个基本内涵特征。（3）景观基因“核—点—轴”联动一体的旅游体验开发模式能够为婺源篁岭古村落旅游开发背景下实现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通过生态伦理基因、环境基因、建筑基因、民俗基因、宗族基因等为内涵的篁岭古村景观基因核的辐射效应，对自然教育体验、风水文化体验、徽派文化体验、农耕民俗文化体验、宗族文化体验等体验轴产生长期而有效的渗透，利于实现篁岭古村落文化空间和场所精神平衡发展的目标。

(二) 讨论

建议今后在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特征的发掘过程中，积极探索含义提取、图案提取、结构提取、感知提取等多种景观基因提取方法的同时运用，特别是从游客的角度获取感知数据，以便于更加完整、客观、科学地甄别和提取既独具地域本质又适度符合旅游者需求的古村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同时，对于如何系统科学地构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与旅游体验开发高度契合的研究框架成为日后需要深专细研的一个方向。后期研究中应该加强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的旅游体验模式构建方法以及普适性问题的研

究，这对我国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背景下核心价值的存续，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弘扬以及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刘沛林.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2011.
- [2]谢彦君. 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的的视角[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 [3]曹帅强, 邓运员, 王强. 基于游客体验的传统聚落旅游开发问题研究——以靖港古镇为例[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6 (3): 104-107.
- [4]杨珍红. 体验经济背景下的古村落旅游开发研究-以阳山古村为例[D].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 [5]王红宝, 谷立霞. 基于旅游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 (11): 61-65.
- [6]吴文智, 庄志民. 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以古村落旅游产品体验化开发为例[J]. 旅游学刊, 2003, 18 (6): 66-70.
- [7]黄鹏. 旅游体验与景区开发模式[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32 (6): 104-112.
- [8]邹统钎, 李飞. 社区主导的古村落遗产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爨底下古村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旅游版), 2007 (5): 78-85.
- [9]陈腊娇, 冯利华, 等. 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的比较——金华市诸葛八卦村和郭洞村实证研究[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5 (4): 58-62.
- [10]齐学栋. 古村落与传统民居旅游开发模式刍议[J]. 学术交流, 2006, (10): 131-136.
- [11]郑群明, 钟林生.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 旅游学刊, 2004, 19 (4): 55-60.
- [12]徐洪涛, 孙永萍. 南宁传统村落的价值判断与旅游开发模式初探[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0, 26 (9): 849-853.
- [13]赵磊. 旅游体验背景下江西婺源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D]. 扬州大学, 2013.
- [14]蒋慧, 黄芳. 传统民居进行旅游开发的理性思考[J]. 经济地理, 2007, 27 (2): 347-352.
- [15]李岚. 西递、宏村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模式借鉴[J]. 云南电大学报, 2010, 12 (2): 86-91.
- [16]张位中. 国内古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研究——基于文化空间与场所精神理论[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 (10): 14-15.
- [17]刘沛林. “景观信息链”理论及其在文化旅游地规划中的运用[J]. 经济地理, 2008, 28 (6): 1035-1039.

-
- [18]曹帅强, 邓运员, 杨载田, 何清华, 李敏. 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特征——以湖南省炎陵县为例[J]. 热带地理, 2014, 34 (6): 831-841.
- [19]刘沛林. 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3, 24 (4): 1-11.
- [20]曹帅强, 李敏. 基于游客感知的传统聚落景观基因意象评价——以南岳古镇为例[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5, 27(1): 22-30.
- [21]谢彦君, 旅游体验研究: 一种现象学视角的探讨[D].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 [22]杨骏, 席岳婷. 符号感知下的旅游体验真实性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7 (7): 34-39+49.
- [23]派恩, 吉米摩; 夏业良等译. 体验经济[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 [24]胡最, 刘春腊, 邓运员, 杨立国.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 (12): 1620-1627.